

如歌行板 赵小迪

住在海边



孩子们在三亚湾戏水。  
特约记者 陈文武 摄

住在海边,是许多人的梦想。虽听说潮气与盐分会加速水泥、钢铁、电线与木材损耗,但理性怎敌得过理想。如有机会,谁不想一觉醒来就有耀眼阳光自蔚蓝海面反射至天花板,伸个懒腰就能走到凉风轻拂的宽大露台上深呼吸。

这里的晴天似乎比内陆更加精神勃发,尤其是少了车水马龙的海边,沙砾洁白,海风清凉。树木吸饱了阳光,叶片绿得发亮。沿海岸线舒展开来的红色步道上,晨跑者们脚步交错。

海南的雨天,则着实叫人领略到什么叫作酣畅淋漓。生在内陆的我,在别处从未见过力量这么充沛的雨。粗如手指的万千雨箭,自海上而来,从天空迅疾射下。急促的雨脚之下,天地如锅镬,水汽升腾,哧啦作响。

海南岛,像个健壮的南国少年,粗眉大眼,生机勃勃。不知几时就会来一场情绪化的大雨,但下一个早上,又见成群的白云异常鲜明地浮在蓝天里,直率得仿佛没有心事。

海南岛,像大海温柔伸出的一处臂弯,佩戴着珍珠、珊瑚、沉香、花梨,也缀满了鸡蛋花、白兰花、椰子果……若你如我这样,渡海而来,栖息在这丰饶的怀抱里,不妨伴着浪花的呢喃,做个长长的夏日梦吧! 图

写食主义 叶森岚

清凉四果汤



四果汤。

闽南的夏天热得近乎霸道。太阳悬在头顶,活像一块烧红的铁饼。水泥地上热浪袭来,空气里蒸腾着午后雷阵雨带来的土腥味,黏腻腻的,连呼吸都带着热气。风裹着热浪扑在人的脸上,火辣辣的。

阿华伯的四果汤摊子就支在村口的岔路上,紧挨着一排老旧的

平房。说是摊子,不过是架起一块遮阳的篷布,放上两张学校淘汰的旧木桌,上面摆满了搪瓷盆,盛放着石花膏、仙草冻、芋圆、银耳、薏米以及各类水果,五彩缤纷,倒比春天的花还热闹。

我小时候最馋这一碗四果汤。“要加什么料?”阿华伯总是热情地问。他个子瘦小,眼睛却亮得很,一有顾客上门,马上抄起长柄勺,手腕一翻,勺子在各个搪瓷盆之间轻盈地游走,舀起各式各样的小料,放进手里的青花陶碗里。遇到小孩子挑花了眼、犹豫不决时,他也不催促,就笑眯眯地等着,极有耐心。

打我记事起,阿华伯的摊子就在那儿,少说也有30多年了,连顶上的篷布都已经晒得发白。听长辈们说,阿华伯年轻时是国营糖厂的工人,捧着人人羡慕的铁饭碗。后来,糖厂不景气倒闭了,他便经营起这小本生意。起初只卖绿豆汤和烧仙草,四果汤的配料也简单,无非是银耳、薏米、石花膏、仙草冻等“老四样”。后来日子好了,他的摊子也跟着“升级”,小料越添越多,已经有20余种了。

这些年,村里陆续开了好几家卖四果汤的摊子,但阿华伯的生意始终最红火。村里人都说,他家的四果汤用料实在,童叟无欺。石花膏是用晒干的海石花慢慢熬煮出来的,芋圆必须用新鲜的芋头、番薯制作……总之,每一样小料都透着食材的本味,一如阿华伯骨子里的善良和朴实,实在得让人安心。

后来,阿华伯的摊子不仅仅卖四果汤。三伏天里,他总会煮一大锅凉茶摆在边上,有时是清甜的菊花茶,有时是微苦的“廿四味”,路过的乡亲们可随意取用,不收钱。他的摊子也不只属于夏天。端午时节,摊子旁会摆上粽叶和糯米,蒸煮的香味能飘出好远。元宵节时,他又搓起一个个白糯的汤圆,滚在芝麻粉或花生碎里,甜香扑鼻。天冷了,他就在摊子旁边支个火炉烤红薯,再搭配一碗热姜汤,那股暖意直蹿到人心窝里。

这些年,从村里出去闯荡的年轻人,回村头一件事就是直奔阿华伯的摊子,仿佛那碗“古早味”里藏着整个故乡的味道。

前阵子,我带着孩子们回乡,特意去寻阿华伯的摊子,却见“铁将军”把门,篷布还在,只是边角让风掀得簌簌作响,木桌上积了一层薄灰。隔壁杂货铺的张婶摇着蒲扇对我说:“阿华伯被儿子接去城里享福喽!”我一时心里空落落的,那份故乡的滋味似乎也随着阿华伯一道,被连根拔起了。

那个盛满乡情和四季滋味的小摊,最终定格在记忆里,就像我们再也回不去的童年。 图

季候物语 鲍悦涵

生命,各有绽放姿态

年初,朋友送给我一株火焰南天竹。这株火红色的植物极为喜人,像冬日里的一把火,放在办公桌上令人元气满满。然而,虽然我精心养护,到了春来夏至时,南天竹却一下子蔫了,干瘪的叶片掉满桌子,只留下光秃秃的枝丫。倒是土壤里突然冒出数个黄绿色小点,

怯生生地拱开土壤。没过几天,花盆里竟涌出薄薄一层三叶草。我索性修剪南天竹的枝杈,让新生的三叶草攀附其上,自由生长。果然,三叶草迅速长满了。我看着郁郁葱葱的三叶草丛,感叹真是“有心栽花花不开,无心插柳柳成荫”。原本我想养好那抹红,最后竟收获了满盆绿,生命总是以意想不到的方式绽放它的美丽。

这盆意外的绿意,让我开始留意身边那些曾被忽略的微小生命,比如清晨叶片上的那颗朝露。当晨光穿透夜的沉寂,颤颤巍巍的叶片托举着一颗小小圆圆的露珠。光线照在露珠的边缘,折射出一道生命的流光。

当旭日的光芒开始闪耀,一只蝴蝶从我眼前扑扇着翅膀,向那片炽热飞去。我常在下班的路上迎上落日,看着它向西而行,一点点隐去身形。然而演员虽已退场,大幕却并未落下。天边的霞光依依不舍,留恋半晌才慢慢淡去;拂面的风也依旧带着落日的余温,丝丝缕缕渐渐变凉,柏油路上蒸腾着最后一缕热气。我的影子正被暮色慢慢拉长。须臾,夜晚降临,华灯四起,等待新的破晓。落日以一场盛大的告别,换来夜的开启。

三叶草的意外惊喜、露珠的包罗万象、落日的生生不息,生命从不拘泥于某一种形式,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尽情绽放。就像那株已经干枯的火焰南天竹,它仍然静静伫立着,被修剪过的地方被新生的三叶草密密覆盖着,如同从残缺中生长出碧绿的新枝——谁说这不是另一种绽放姿态呢? 图



三叶草。

流金岁月 郭之雨

夏雨

这场雨很小,疑似长不大的雾气,孱弱,连敲打瓦片、窗棂、菜蔬的气力都没有。即使这样,这雨在我看来,已经是最好的雨了。

连日来,蝉声把空气搅得滚烫。人们只能用空调、扇子、冷饮以及一切能找到的凉意对抗着烧灼,又迫切需要一场酣畅淋漓的雨,去冲洗,去降温。

清晨醒来,看见马路上湿漉漉的,泛着微亮的光泽。“下雨啦,下雨啦!”我欣喜地打开窗,深深的呼吸也似乎变得清凉起来。

整座城市在细雨中都清清亮亮的。我站在雨中,看扶稳篱笆的牵牛花,欣喜若狂地一边淋雨,一边盛开。四处通达的微风,带领众物在娴静中享受雨的洗涤。

小雨飘飘,像音乐袅袅,片刻间又大了一些,雨丝缱绻,把天地描绘得一片空蒙。步行街的红砖格外鲜艳,走在上面,似乎连鞋子都欢愉起来。建筑物在这轻柔雨丝的抚慰下,也变得柔和了,笑盈盈地看着在雨中行走的人们。两排悬铃木挺拔得像站岗的战士,精神抖擞地立在那里。花儿咧开嘴巴笑得

灿烂。小草也把自己的头发梳理起来,将雨珠制成的饰品戴在头上,晶莹得犹如王冠上那颗耀眼的珍珠。

雨滴在我的红花伞布上,嬉闹着,蹦跳着,弹奏夏之舞曲。雨丝细若游丝,斜斜地织着,密密的,为整座城市赶制一层透明的夏衣。一个卖栀子花的女人,竹篮边沿悬着,迟迟不肯落下的水珠。

荷塘边,一个穿粉色披风的女孩,似乎在寻找一朵粉红色的荷花。后来我发现会错意了,她专注的是那一大片荷叶,雨滴像绣在荷叶上的针脚。 图

草木笔记 贾炳梅

凌霄倚墙开

最初听说凌霄花,是年少时听到的舒婷《致橡树》:“我如果爱你/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/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……”那时的我还不知道凌霄花是什么样子,但我感觉但凡被称为花,应该都是美的。诗人诗句里不屑效仿凌霄花的缘由,我不太懂,并且固执己见地认为花儿以哪种方式绽放,应该是花的自由。

第一次见识凌霄花,是多年前某个夏日傍晚,熟识植物学的朋友亚平约我去游园,带我去看最美的花。只一眼,我就被惊到了。在长长的人工栅栏上,缠绕着密密匝匝的墨绿枝蔓,层层叠叠形成厚实花墙。众多喇叭般硕大的橙红花朵点缀在绿浪间,美艳得大气磅礴、动人心魄。原来这就是凌霄花!

几年后,在我上班途经的巷道里,有户人家在后门院墙外种了一墙凌霄。每到春夏,它就兀自欢喜着葳蕤成一簇茂盛的碧绿,并捧出越来越多橙红色的鲜花,在浓绿枝叶间,在这僻壤之地,摇曳生辉,自成风景。

于是,蜂蝶觅花而至,鸟儿亦时不时在凌霄花和枝叶间嬉戏,我亦随着它一起欢欣鼓舞。但是,这树凌霄花并没有因为逐渐壮大和喧嚣热闹而忘乎所以,停止生长。它努力让自己的茎蔓向更远处伸展蔓延,在墙头堆叠得密实,让花朵自由自在地绽放。

“披云似有凌云志,向日宁无捧日心。珍重青松好依托,直从平地起千寻。”这树凌霄花,不像游园中的凌霄花墙那般有专人养护,但它依然自得其乐地悄然长大,心无旁骛地扩枝展叶开花,让自己的生命无拘无束地盛大绽放。我想,不被环境所左右,目标坚定地做自己,这怒放的凌霄花应该是最幸福的。 图



凌霄花。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为资料图